

爱，在心海里荡漾

刘克邦

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

旭日东升，阳光灿烂，我送小孙子进幼儿园时，隔壁学校里奏响了国歌。那旋律，高亢，激昂，铿锵有力，让我热血沸腾，激动不已，情不自禁地也跟着哼唱起来。

“爷爷，这是什么歌？”小孙子抬头望着我，好奇地问。

“国歌！我们的国歌！”我停住了哼唱，回答他。

“为什么要唱国歌？”他疑惑不解，向我追问。

“我们是中国人，要爱自己的祖国，唱国歌表示对祖国的爱。”我知道，面对刚过三岁的小孙子，说太多的道理没有用，用简明而通常的“爱”来诠释是最好不过了。

小孙子没有再问下去，似乎若有所思，一双小眼睛忽闪忽闪地注视着在阳光照耀下高高升起的国旗，长时间没有离开。我猜度，我说的话，也许他懂，也许他不懂，也许他全懂，也许他只懂一部分。

小孙子的父母是上班族，我正好退休在家，接送他上幼儿园的事自然落在我的头上。随着他一天一天地长大，想了解外界事物的好奇心也在逐渐地增长。在每天接送他的途中，或者是回到家里面，他总要问我一些问题：中国有多大？国歌里唱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升国旗？天安门在哪里？……我竭尽自己所能掌握的知识，耐心、细致地解答。

我深知，他们这一代，出生于新的世纪，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，民族振兴、国家强盛寄托在他们身上，我又不容辞、责无旁贷，要引导、教育、培养他们从小就爱党爱国爱人民，健康茁壮成长，成为建设与发展祖国的优秀接班人。

许是我一位退休老干部有闲暇时间，许是我参加家长座谈会时积极发言，许是我平日里与小小朋友交往的亲合力，幼儿园里的阿姨们相中了我，聘请我当小孙子班上的辅导员。我乐得其所，经常参加小孙子班上的活动，与小朋友们一起识字、唱歌、游戏、手工制作、义卖玩具，结交成亲密的朋友……

秋风送爽，金桂飘香，又一个国庆节到来了！

幼儿园的老师们忙碌起来，大门口挂起了大红灯笼，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的绘画和手工制作，教室里拉起了五颜六色的小彩旗，走廊边新设的货架上摆满了糖果、饼干、寿司、饮料等各类食品，前前后后、里里外外洋溢着迎接国庆节的热闹与喜庆。

我应邀来到幼儿园，在老师们的热情相迎下，走进教室与孩子们坐在一起，共享欢乐，共度佳节。孩子们的精彩表演一个接着一个，朗诵、唱歌、跳舞、讲故事，天真、浪漫，生动活泼，别开生面。我沉醉其中，乐不可支，早已忘记了一切，仿佛又回到了幸福、快乐的童年。

“现在，请刘爷爷上台！”老师一声宣布，30多双小手鼓起了热烈掌声。我不知所措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双腿却像灌了铅似的，粘在原地挪动不了半步。

事前，幼儿园的老师们与我打过招呼，幼儿园国庆节放假，提前一天举行迎国庆联欢活动，活动中安排了给孩子们上一堂爱国主义教育的课。给孩子们上课，我可是瞎子过河——摸不着边，不敢接受，婉言谢绝。老师态度坚决，说我是园外辅导员，又曾经是大机关里经常作报告的老领导，这个课非得上不可。话已说到这个份上，我没有再吭声了，算是默许接受了她的下达的“任务”。

跟孩子们讲些什么呢？我苦思冥想，始终理不出个头绪来，直到进了教室后，脑子里仍是一片空白，要讲的内容还没有着落。

“大家欢迎！”在老师的带领下，孩子们清脆的掌声再一次响起。望着一张张苹果般稚嫩的小脸，一双双水灵清澈的小眼睛，我这个不知道经过多少大场面的爷爷，竟心慌意乱、不知所措起来，紧张得心弦都快绷断了。

老师笑容满面，走上前来，一个手势，示意我赶紧上台。小朋友们偏过头来，齐刷刷地望着我，眼睛里放射出期待与信赖的光亮。在这种情境下，我知道，是躲不开也赖不掉的，不能再拖延下去了，心一横，一咬牙，硬着头皮走上台去。我正茫然无措时，突然间灵光一闪，一个主意从脑袋瓜子里跳了出来！

“小朋友们，刘爷爷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”我镇定住心绪，面带微笑，扫视了一眼全场，将孩子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。

“好！”孩子们异口同声，兴奋起来。

“爸爸妈妈爱不爱你们？”开门见山，明知故问。

“爱！”童音脆亮，整齐划一，响彻全场。

“爷爷奶奶爱不爱你们？”我接着又问。

“爱！”回答干脆，利落，还是那么响亮。

“外公外婆爱不爱你们？”我知道，孩子们的父母亲大都是独生子女，对孩子的照料与关爱，除了爷爷奶奶外，少不了外公与外婆。

“爱！”孩子们情绪高昂，声调不减。

一问一答，简洁，明了，直抵幼小的心灵。我喜形于色，继续与孩子们互动。

“你们爱不爱爸爸妈妈？”

“爱！”

“爱不爱爷爷奶奶？”

“爱！”

“爱不爱外公外婆？”

“爱！”

“好！小朋友们回答得十分的好！”见已瓜熟蒂落，我趁热打铁，将主题抛了出来，“你们的爸爸、妈妈、爷爷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婆都爱祖国，你们爱不爱？”

“爱！”回答清脆，真切，表达坚定，震耳欲聋！

“我爱祖国！”“我爱祖国！”“我爱祖国！”……孩子们异口同声后，还嫌不够，纷纷站了起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争先恐后，抢着表达自己的心声。

“少年强则国强”，祖国，需要后继有人。热爱祖国，是他们这一代必不可少的情怀与信念。

我欣喜万分，无需再说什么，不知不觉中，一股热流在心海中涌动，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，模糊了双眼……

老兵的祖国母亲

余艳

1952年底，一辆闷罐列车载着18岁的爸爸和战友，跨过鸭绿江直奔朝鲜。

车过鸭绿江大桥，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，江对岸的枪炮声此起彼伏。

透过细细门缝的光，爸爸贪婪地往外望。

“看啥呢，小河南？”

“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还没看够哇……哎，等我们胜利了，回国再坐上火车，透着大玻璃窗把祖国山河看个遍、看个够！那才美呢。”

不知谁起了个头，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；保和平，为祖国，就是保家乡……”爸爸和着歌声，低沉却清晰地唱着，唱得激情澎湃。

“我那会儿，负伤被送回祖国。伤没好全，就争着回战场重背发报机。身体里流着辑安人民的血，是祖国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”

爸爸后来无数次说：上战场就没想到要活着回家。参军报名瞒下年龄，17岁出征，瞒过老娘，就想做个冲锋的战士保家卫国。

许多次，他说起已是久远的往事。“嗡嗡，嗡嗡……”，炮火纷飞的战场，背着发报机的爸爸像极了电影《英雄儿女》里的王成。

“有发报的‘嘀嗒’信号，就有部队的生命与希望。”爸爸是第一批抗美援朝战士。“责任重大啊，发报员面对激烈战斗和敌人威胁，要把至关重要的电文准确无误地传出去；可能是战场的最新战况、指挥部的紧急命令，或是友军的

支援请求、后方的物资调配……万一有难，保护发报机是首要任务；如果面临被俘，与仪器共存亡，是我随时准备的！”

为此，爸爸常常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甚至用血肉之躯保护电台，保证作战通信的畅通。

一次大战役，敌人调动大量的飞机增援。飞机超低俯冲下来，爸爸甚至都看清了美国兵的高鼻梁和嘴角的恶笑。不好，他们瞄准我背上的发报机！刹那间，爸爸敏捷地翻进地沟，抱紧仪器滚到一棵大朽木旁，再把发报机牢牢地护在身下。一颗炸弹“轰——”的一声在不远处炸响，爸爸就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场暴雨浇醒了一切。爸爸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弹片钻进小腿肚，血流了一摊，人站不起来。好在没伤筋动骨，一步、两步，他匍匐着往前爬……

“幸亏，我怀揣的粮袋里还剩下几捧炒面。那会儿，一把雪、一把面地我全吃了，连粮袋都翻过来舔了，这才加把劲往外爬……”

爸爸第二次受伤，一颗子弹从前胸穿过后背，两个弹孔流血，简单包扎被送回祖国。爸爸清楚地记得，刚到后方医院他醒了，窗外飘着雪，人们排着长队，排队的都是献血人。他们并不壮实，脸上还是刚解放时缺少营养的蜡黄色。穿的也是破衣烂衫，却有股坚毅劲儿。

“轮到我了，我看清一个40多岁的汉子，给护士亮出O型血的验血条，朝

我笑笑，就勒上衣袖。针扎进去，血就从管子里流进我的血管。那红红的、热热的血，一下就温暖了我、活潑了我。不冷了，有劲了，脸也红润了。隔着窗，我想对他表示感谢，可啥也没说，不争气的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流……”

爸爸后来知道，他住的后方医院地处吉林辑安，就在他出征朝鲜的鸭绿江畔。为感恩，他到处打探“献血人”。只知姓吴，没留下全名。自那以后，爸爸牢牢地记住了辑安百姓。平日遇到吴姓的战友或同事，就格外亲切和感恩，仿佛命都是他们给的……

输了血、提了气，爸爸的身体一天一天好起来。“有天，我跟医生请了一小时假，想去鸭绿江边看看。”

出门就闻到熟悉的香，着了魔般的爸爸顺着香味往前探。拐几个弯，一整条街景让爸爸怔住了：辑安街头热火朝天的炒面现场！

一街排开的大铁锅，个个炉火熊熊，炒面像白浪在火光中的锅里翻滚。“炒面大军”都围着统一筒朴的围兜，手持铁锹的，有手拿木铲的，大冬天淌着汗，却有使不完的劲。红彤彤的脸，乐呵呵地笑，不紧不慢的精心，专心致志地翻炒。整个辑安城，空气中都弥漫着扑鼻的麦香……

“天啦，这就是我们的口粮，这就是战场上的救命粮！”

在行军途中爸爸就听说，为了保障志愿军口粮供应，后方到处都是“炒面大军”。眼下，爸爸真就看到了。

一条长龙般的队伍，排着献血的辑安百姓。

一街淌汗的炒面大军，那是祖国母亲为前线儿女做的全力保障。

“这有什么，农村才是更广阔的支前战场。”说话的是吉林大安市原作协主席周云戈，“全国知名作家吉林行”，我们同伴而行来到鸭绿江边。

“很早就听进心，当年村村镇镇的妇女没日没夜地纳鞋底、做军服，尤其是赶做炒面军粮。每家的灶台，‘放下自家饭，精做前线粮’，那都是真真的粮食，‘少掺玉米粉，多放精白面’，是真情实意老百姓的自觉行动。我母亲只是其中一员……”

“您母亲叫啥名？”

“周冯氏。”刚说出，他又连连说：不用写、不要赞。那是一代人的整体付出。要赞的，是祖国母亲……

可我说：融进心、融进亲情，那是最珍贵的生命补给！炒面，流水线般地送往前线，您母亲也许不知道，一口炒面，能在生死线上救下像我爸爸那样的战士！前线枪林弹雨、漫天炮弹轰炸，算什么，他们随时都有母亲呵护、祖国支撑！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源，历久弥坚的战斗力量，让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！

记得当时，握着手，流着泪，我说：云戈兄，带我去您母亲的坟上磕个头。不止代表我爸爸，更为那么多祖国的孩子能活着回来，胜利了，才有我们这些子孙后代，才有更久远的温暖记忆……

靖港的秋

骆志平



靖港古镇。

通讯员 摄

古檐上的阳光，已被秋雨褪过几层色，炽烈中渐显苍白，光着肩膀的汉子，挑着一扁的老街小吃，从麻石古巷中走出来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好像在埋怨：“十一”就要到了，秋雨咋还没来？

其实，秋风早已落在树梢上，秋叶掉下来，在麻石街心翻滚，那模样，像俏皮的娃子，跑出了学堂。而秋雨喜欢在秋风闹够了的时候，从河街悄然上岸，穿过弄巷，寻找相约檐阶的情影。

一阵清凉，一阵古意。老了的靖港，不像奔跑的后生，能展示一身的青春。弄堂中的老妮妮提着竹椅，倚在墙角下，心里念叨着：“秋雨来了，一场又一场，该进屋换床被褥了，孩子们那么忙，万一晚上凉了腰背，身子骨动不了，没人招呼怎么办咯！”

我去过无数次靖港，不光秋雨认得我，春风夏荷冬雪，都在我的眉心驻过脚。老熟人来了，弄堂里的清风挺热情，有的跑过来缠缠脚，有的轻轻拂拭着石凳上的灰尘，还有的踢过来几片小树叶。而我，带着秋天的向往，总想在最成熟的季节，给老街披上一件怀旧的新衣裳。

还记得那年划着小舟，从河对岸赶过来，在老街古巷看庙会的热闹吗？踩着高跷的大花脸有了，一丈高，孙悟空扭着一张小猴脸，蹦蹦在最前面，猪八戒长得粗，色心色胆可不小，缠着白骨精挤眉弄眼，沙僧一声不吭跟在后面，那神态，似乎没把唐僧放眼里。围观的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，把几个舞狮的小伙子挤进了杂货铺，

店铺老板手脚快，赶紧在狮子头点了一点红，那张笑脸哟！好像收到了鸿运当头的喜报。

或许，这就是靖港的吉祥，古老的街巷离不开古老的民俗。挽着裤腿子的老百姓，在自家的弄堂里，磨面做糍粑，用酒药丸子钵甜酒，擂姜冲泡豆子芝麻茶，日子朴实，带着一股呛人的烟火味，老旧吗？不！这是秋天的雨点，溜进了古巷人家的灶台前。

梁上的燕子，曾经衔着春天的雨丝，在这里编织河街的美，一不小心，也把自家的檐脊织入了烟雨里。夏天，弄巷中总有几把小竹椅，慵懒地蹲在那，等待着路过的客人歇歇脚。偶尔，急雨路过，打湿了街心的古拙，便会冒出缕缕嗤嗤作响的热气，贴着街心，揉捏起前行的脚踝，谁能意会，古街的客气，竟然如此的细心。

今秋的雨点，好像敲起了唐人的诗鼓。李靖屯兵靖港时，不知是否站在河堤之上，掀开过秋天的帘子。老街的心房，并不喜欢马蹄奔跑的身影，卸下铠甲，一身布衫，坐在老茶馆中，和老街对酌，才知道，秋风走过的地方，有收获，也藏有不少民间的疾苦。眼前晃动的小堂倌，系着一条长腰裙，提着长嘴大壶，斟茶待客，那架势，像杂耍，比起现在的茶道，更有气势，也更见功夫。

秤铺店的老头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盯着擦漆杆上的准星，那份较真的劲儿，锁住了老街的眉心。小商贩精明，觉得老秤长得像古人，挂上一大秤砣，还能

秤出老街的轻重，好玩又应景，于是，也用这个称起了货郎担中的小麻花。年纪大一点的游客，喜欢提起秤杆，拨一拨秤砣，不是怕短斤少两，而是很久未见，摸摸韵韵味。

街上创业的年轻人不少，有个小店铺，取名小欣和她的朋友，靠卖奶茶和咖啡谋生。路过这里的时候，门口的一只英斗犬憨憨地望着我，似乎想和我说话，望着它那副萌萌的样子，我心里一乐，抬步迈了进去。房子不大，一个小吧台，兼做工作台，几张桌椅，搭配几个小茶几，东西不齐全，七拼八凑，显得休闲和惬意，和古镇一样，看不出太多的捡拾和装扮。

让我喜中添乐的是房子里的那只缅因猫，蹲在客人坐的凳子上，一身橘色毛发飘逸舒展，那身段，那眼睛，太漂亮了，称得上是同类中的明星。见了我居然还扬着脖子点起了头，好像它就是这里的主人。

见我进来了，小欣挺热心，嗓门和个头一样大：“叔叔，要不要来杯奶茶或咖啡？”我一边应和着一边和黏在身边的英斗犬玩起了游戏，一岁半的英斗犬一身锃亮的棕色毛发，个头有点像短腿的棕熊，小欣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波总。我笑着问了一句：“狗叫波总，那猫又叫啥？”她说：“那是橘总，两个老总，只有我是打工仔，我赚钱，它俩花。”

多好的一个孩子，心地纯善，没有半点生命的忧虑，也看不到半点你争我抢的印痕。搁在古镇的心房，就如一块璞玉，一

下就抹去了岁月留存的俗念。这不就是那双晃漾湘江的眼眸吗？无数游客辗转千里而来，苦苦寻找古镇心中的那份美，原来就藏在了小欣和她的朋友的世界里。

一场人生的旅行，离不开古风古韵，也离不开青山绿水，走多了，看透了，就会发现何处不风景？你简单，世界就简单。夜阑人静之时，听秋雨轻叩梧桐。等到屋角的芭蕉醒来时，却发现秋雨已走，清凉的月光，已悬到了河街的尽头。于是，试着挪动一下身子，看看泥土中那些贪睡的秋虫，是否还能够打起精神，唱出一首秋天的恋曲。

不过，古街的心房，从来不缺琴弦，船舶停留的地方，少不了裙裾曼妙的身影。在这里，不要用世俗的目光，驱赶秋夜的寂寞，所有的流浪，都屏住了呼吸，只等琴弦一起，就把心中的思念，交给了檐角的月光。

八元堂的红脸白脸不知斗了多少年，插着背旗的武旦，花枪一挑，就把古往今来抛向了人海。河街码头，早已敞开心扉，半边明月，打开的轩窗都绣有小花灯，八元堂曲终人未散，不远处的宏泰坊，又站在古琴撩动的琴弦中，红袖掩秋波。

古人打扮的街巷，因水而生，依水而居，婉约风情，一路蜿蜒，几枝杨柳，几座石拱桥，便可扬起古镇的婀娜，有的拐了一个弯，又便进了芦苇丛。看！鸟篷船晃晃悠悠，几点渔火，几支桨橹，一路摇来，从秋夜一直播向星河灿烂的远方。